

提高脱贫质量系列报道②

下足绣花功夫，激发持续动能

——来自深度贫困地区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调研

本报记者 顾仲阳 王浩

攻克深度贫困堡垒，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，离不开广大贫困群众积极主动的参与。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，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，才能提高脱贫质量，实现更稳定更可持续的脱贫。

脱贫攻坚推进至此，当前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众精神面貌怎样？存在哪些突出问题？如何更好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，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？本报记者深入目前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深度贫困地区——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，与扶贫干部、贫困群众深入交流，梳理问题，探讨对策。

这里“直过”民族人数众多。傈僳族、怒族、白族等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此，其中一些少数民族从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，社会发育程度较低。这里贫困面广、程度深。建档立卡贫困户还有4.9万户17.9万人，2017年贫困发生率38.14%，远远高于全国贫困发生率。这里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，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深度贫困地区之一。

贫困程度有多深？
不少村庄尚未通路，危房数量多，村里普遍缺少稳定的增收产业

作为全国的“穷中之穷”，怒江到底穷在哪？有多穷？

穷在路不通路难通。路之于地区发展，如同血管之于身躯。无高铁、无机场、无高速公路、无水运……怒江州只有一条蜿蜒在崇山峻岭间的省道与外界相连。不仅缺“大动脉”，“毛细血管”也不通畅。628个自然村未通道路，938个自然村的道路未硬化。

碧罗雪山是怒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。从澜沧江谷底出发，驱车攀爬，尘土飞扬，让人难以辨别方向。山道狭窄，遇到会车，须停车错位才能继续前行。行至山顶，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兔峨乡吾马普村石布子村民小组坐落于此，几乎与世隔绝，目前全村71户213人全部为贫困户。“人难出去，东西运不进来。”村民余二伏说，一袋水泥在镇里卖20元，运到村委会要40多元，肩挑背扛到石布子村民小组就得60多元。

穷在住房不安全。不少村民住在杈杈房、吊脚楼，夏天漏雨、冬天漏风。走进泸水市洛本卓白族乡金满村念昌村民小组村民高三姐的家，两层吊脚楼，一楼养牲畜，二楼住人。屋里左边是灶台，右边是床，正中是火塘，生起火来，烟雾缭绕。一家三代就挤在这间光线昏暗、到处黑乎乎的小木屋里。洛本卓乡党委宣传委员麻继成说：“大部分村民居住环境差，在木屋里生火，火灾风险大；人畜混居，卫生条件堪忧。”

穷在发展产业没出路。中专毕业的肖自楠是金满村学历最高的村民，他想带领村民闯出一片天地，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产业。和驻村干部合计后，购置了合适家用烘干机做实验，准备搞薯片加工。“不过要把产业做成样子，还差得远，资金、技术、市场都是拦路虎。”肖自楠只好走一步看一步。驻村干部杨成说，当地贫困村普遍没有稳定的增收产业，很多贫困村压根没有集体经济收入。

怒江州委书记纳云德说，恶劣的自然条件限制了发展，加上因病、因学、缺技术、内生动力不足等，各种因素相互叠加，怒江州成为深度贫困地区。

区域发展动力如何提升？
补上路、房、水等基础设施短板，精准选择脱贫产业，提升“造血”能力

如果把脱贫工作比作行驶中的火车，只有区域经济发展的“车头”跑起来，脱贫攻坚才有强劲动力。怒江州“穷根”扎得深，要补的短板多，如何加快区域发展？道路畅通，满盘皆活，但怒江通路并非易事。



难在生态脆弱。兰坪县位于澜沧江大峡谷中，属干热河谷气候，植被稀少，生态环境一旦遭受破坏，很难恢复，修路之处极易发生山体滑坡。

难在建设成本奇高。怒江州的路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来的，建设成本高出一般地区一倍以上，对于财政本就困难的怒江州而言是难上加难。又因村寨分散，一条路往往只能解决上百人甚至几十人出行，建设费用平均到每人，高得惊人。

怒江州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打破交通瓶颈，唯有集中资金和资源，从易处着手。怒江州按照轻重缓急，实施分类突破，推进县乡道路改造、自然村通达、建制村畅通等工程。特别是对贫困地区50户以上不搬迁的自然村，统筹各级资金，加快通路。

安居才能乐业，让贫困群众住上安全房，怒江同样面临不少挑战。危房改造数量多、投入大。怒江州完成9万余户农民认定，梳理出C、D级农村危房24687户，还有无房户1304户。

10万人需要易地搬迁。高黎贡山，山高水急，金满村坐落在云雾缭绕的半山腰上。走进村里，一座座吊脚楼靠几根木柱固定在陡坡上，随着山势排开。去年夏天，金满村连下几场大雨，一拨拨的大石块从山上坠落。村民和江中说，一到雨天，就提心吊胆。怒江州把“贫困户住上安全房”作为脱贫的重要标志，到2019年底将全面完成农村危房改造。

用非常之策，解非常之难，区域发展的基础正不断夯实。“紧盯最困难的地方，瞄准最困难的群体，集中力量从最关键的、最要紧的事情做起，补上最短的短板，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，进而带动群众脱贫致富。”纳云德说。

基础设施短板不断补上。目前，怒江基本解决了农村人畜饮水问题，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稳步推进；农村4G信号覆盖工程稳步推进，手机信号自然村覆盖率达97%。

各项社会事业不断改善。贫困群众教育、医疗保障程度越来越高。全州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99.7%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率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率均为100%。

特色产业逐渐涌现。苹果种植面积达100多万亩，2017年产值达3.5亿元以上；重楼、滇黄精、续断、桔梗等中草药材渐成气候；核桃、漆树、花椒等特色经济作物发展势头良好。怒江州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下一步将通过精准选择脱贫产业、科学制定措施，精准扶持到户到人，进一步增强产业扶贫的精准性、有效性。

发展带动脱贫，脱贫才能更好发展。“怒江州渴望发展，只有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提高，才能为脱贫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。怒江州把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和脱贫攻坚紧密结合，让贫困群众逐步过上好日子。”纳云德说。

贫困群众精神面貌怎样？
一些群众存在畏难情绪，存在“等靠要”心理

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这场“硬仗”，离不开贫困群众的参与。在怒江采访发现，一些贫困群众自我发展动力不强，但根除精神贫困，很难一朝一夕完成。

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，怒江州有特殊的困难。60%以上人口为“直过民族”，40%的人口不会讲普通话，人均受教育年限

仅为6—7年，不少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低。怒江州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杨云红说，一些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山深谷中，与现代生活隔绝，缺乏主动谋求幸福生活的动力、能力，精神贫困成了脱贫攻坚路上的拦路虎。

贫困群众对发展产业存有“怕”心态。泸水市鲁掌镇浪坝寨村大学生村官和倩如发展羊肚菌产业，带动贫困户脱贫。

虽然提前找好了销路，免费提供技术指导，承诺保底价收购，但村民还是担心羊肚菌长不出来，宁愿继续种苞谷。杨云红说，贫困群众普遍存在“怕”的心态，脑袋里的“怕”成为行动上的“慢”，发展产业怕赔，外出务工怕远。鲁掌镇党委副书记岳鑫说，希望能有更多富有开拓精神的农村能人和大学生村官、驻村干部等共同干事创业，推着贫困户往前走。

一些贫困群众缺技能，脱贫产业难带动。群山巍峨、翠峰如簇，丰富的森林资源是怒江州的“绿宝石”。鲁掌镇三河村村民袁开友牵头成立合作社，发展穗木（刺龙苞）种植加工。今年刺龙苞长势不错，但没想到在收购环节出了问题。有村民未能完全掌握采收技术，误了时节；有村民未能及时处理嫩芽，导致穗木腐烂，却强要合作社收购。

刘帮强是三河村的能人，他带动贫困户发展长柱重楼种植。“重楼生长周期长达10年，一亩种植成本要5万多元，对技术、资金要求很高。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盛产期亩产值能达20万元。”虽说行情不错，但参与的贫困户很少，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“种植重楼需要精耕细作，懒人养不活重楼。”

一些群众有“等靠要”心理。因眼红建档立卡户享受优惠扶持政策，金满村本应带领群众脱贫的3名村委会成员竟然也申请成为贫困户；有群众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，买肉买酒、举杯欢庆，因生活条件稍好而落选的边缘贫困户心里很羡慕。有贫困户危房改造后屋子漏雨，直接找到乡干部说：“你们盖的房子漏雨了，快来修一下。”

不少贫困群众易地搬迁动力不足。搬迁后居住地和生产地距离远，两头兼顾不方便。金满村村民中纪说，全家已搬到安置点巴尼小镇新居，但山上还种着花椒、玉米，平时他骑摩托车上山打理，一趟要一个多小时。吾马普村石布子村民小组整体搬迁后，村民从安置点兔峨坝到村里，骑摩托车单程要一个半小时。

生活习惯不适应。金满村村民和中江搬迁后仍住在旧房。她说新家住得不习惯，以前自己种地，口粮和蔬菜可自给自足，如今生活开支明显变大。搬进新居的高雪花说，新房天天都要扫地，她更喜欢老房子。

地方解决后续就业能力有待提升。不少贫困户搬迁后，在安置点周边找不到就业岗位，不少群众像中纪一样两头跑。

群众内生动力咋激发？
精神扶贫既要“大水漫灌”，也要“精准滴灌”。加大投入，狠下绣花功夫，消除“看不见的贫困”

鲁掌镇浪坝寨村武装干事杨卫宏为了推销自家羊肚菌，搞起了网络直播，第一次面对镜头的他有点羞涩，介绍语都说不顺，

但试过几次后，已经应对自如。之后，杨卫宏还尝试了种无筋豆、竹笋等。“以前收益再差，还是习惯种玉米。大学生村官在村里搞羊肚菌，鼓励我加入，没想到干上了瘾，多亏了他们让我开了眼界。”

攻克怒江州深度贫困堡垒，要从外助推，集中力量，加大投入；更要从内发力，引导群众主动摆脱贫困。纳云德说，摆脱精神深度贫困，既要“大水漫灌”，也要“精准滴灌”。“漫灌”是为了让思想教育、产业扶贫、技能培训等尽可能地覆盖到广大贫困群众，让他们尽快掌握现代生活理念、市场所需技能，养成积极向上的志气。“滴灌”是用更接地气的内容，更喜闻乐见的方式，提升培训效果，用更精准的措施发挥更好的减贫成效。

整合资源，建立常态化、制度化精神扶贫机制。杨云红介绍，怒江州将把人社、农业、扶贫、教育等部门的培训项目整合到一起，充分利用基层活动场所，定期举办宣传教育培训活动。驻村工作队将设专人抓贫困群众精神扶贫，经常入户教育引导贫困群众“我要脱贫”。州一级领导每月驻村两天，县级领导到挂包行政村驻村，乡镇领导到挂包自然村驻村，驻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组织发动、宣传教育贫困群众。

李树奇是培训工作人员。“我们的课程有养殖技术、厨艺、普法、移风易俗等，在田间地头上课，讲村民想听的、关心的内容，并把宣讲内容编成歌舞、小品等形式，深受欢迎。”兔峨乡阿塔登村一位贫困户，打算让上四年级的儿子辍学。镇上得知后，反复到他家劝说，最后孩子得以继续上学。

发掘身边典型，春风化雨入脑入心，感染引导贫困群众。鲁掌镇浪坝寨村村干部张明芳身患尿毒症，在结束驻村任务后，仍心系老乡，为村里的羊肚菌产业奔波，深受村民信任和爱戴。纳云德说，要常态化宣讲这样的典型事迹，让身边事、身边人感染群众。

多管齐下帮贫困群众“找饭碗”。怒江州林业局副局长刘富泰介绍，怒江州森林覆盖率达80.5%，日常管护任务繁重，聘请建档立卡贫困户担任生态护林员，可让贫困家庭有稳定收入。吾马普村村民余四龙是村里的护林员，每天巡护周边3000多亩山林。他很满意这份工作：“1万块钱工资基本够日常生活开支了。”怒江州提出每户贫困户至少安排1个公益性岗位，目前安排了8000多个护林员，发展了1000多名河道治理员，还设置了地质灾害监测员、城乡环境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。

纳云德说，除了公益性岗位外，还应多渠道促进群众就业创业，增强他们的“造血”能力。一方面引进来，提供优惠政策，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落户；引导贫困农户将已确权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企业、合作社、家庭农（林）场，与新型经营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，分享经营收益。另一方面走出去，根据市场用工需求，精准培训，引导贫困群众外出务工。

针对群众易地搬迁动力不足的问题，除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，还要通过参与式扶贫激发他们的积极性。“在易地搬迁安置房建设中，多聘用贫困群众，让他们盖自己住的房子，增加劳务收入的同时塑造主人翁精神。”培训工作人员苏义生说。

打赢打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，必须解决精神深度贫困的难题。纳云德说，怒江州要瞄准“看不见的贫困”，狠下绣花功夫，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，塑造“我要脱贫”的信念，形成全社会干事创业的合力，提升脱贫质量。

访谈嘉宾：
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、研究员 黄承伟
采访人：
本报记者 顾仲阳 王浩

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同等重要，二者缺一不可

记者：有人认为深度贫困地区要补齐的短板很多，一些地方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尚未完全实现，应先实现物质脱贫，再考虑精神脱贫，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？为何要着重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？

黄承伟：深度贫困地区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欠账多，应该从最关键的地方，群众最迫切希望解决的事情，从最短的短板出发，集中力量，整合资源，加大投入，攻坚克难。但绝不等于可以忽视精神脱贫。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，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同等重要。只注重补物质短板，而忽视精神扶贫，这样的脱贫是低质量的、不可持续的脱贫。

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，更是脱贫攻坚的主体，各项扶贫事业离不开贫困群众的参与，优惠政策、扶贫资金和项目等外部帮扶需要通过贫困群众发挥作用。当前一些贫困群众受教育水平比较低，对新事物、新技术、新观念接受程度不高，对脱贫攻坚工作认识不足，一些陈规陋习根深蒂固，如果不解决这些“看不见的贫困”，会影响脱贫攻坚事业的推进。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是辩证统一的，从发展目标看，脱贫是为了发展，我们要实现的发展是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发展，因此要注重培养、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，既富口袋，更富脑袋。

攻克深度贫困堡垒，要处理好区域发展和脱贫攻坚的关系。只有区域经济社会整体健康持续发展，才能为个人脱贫致富和全面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。个人参与脱贫意愿强烈，实现脱贫致富能力增强，又能为区域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驱动力。

专家访谈

强化内生动力 提升脱贫质量

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多元，应具体分析、精准施策

记者：我们采访发现，部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体现在产业扶贫、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中，如何更好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？

黄承伟：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，其实就是参与脱贫的意愿和实现脱贫的能力。内生动力不足既体现在认识上不够，也体现在能力上不足。既有主观原因，也有客观原因，因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精准施策。

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，一些贫困群众存在畏难情绪，不愿不敢参与。“怕”的产生有历史客观原因，不少贫困地区深处大山，交通不便，部分贫困群众世代与外界交流较少，对新鲜事物接受程度不高。从主观原因看，不少贫困群众受教育程度低，长期从事传统小农生产，较少参与现代市场活动，加之缺乏资金、技术等，不愿意轻易改变种植习惯，面对市场风险。

要化解“怕”的心理，激发贫困群众参与产业积极性。首先在产业选择上，政府部门应重在引导，尊重贫困群众主体意愿，不能替他们拿主意，应立足本地资源禀赋，让贫困群众充分参与决策。其次在产业组织上，探索多种利益联结模式，让贫困群众充分分享产业发展红利。特别要发挥乡土社会传统，用身边人、身边事带动贫困群众参与产业。

不少深度贫困地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，易地扶贫搬迁是重要脱贫举措。一些贫困群众搬迁动力不足，有的搬得出但稳不住。这既有他们故土难离、难以融入新环境等主观因素，又有安置地缺乏就业创业环境等客观原因。增强贫困群众易地搬迁内生动力，一方面要完善配套政策，不仅“重搬”，更要“重稳”，通过增加公益岗位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举措，提升安置地解决就业的能力。另一方面，从稳定搬出到融入社区是一项长久性、综合性工作。在政策制定、宣讲中，应该多点耐心，让贫困群众明白易地搬迁的长久益处，不仅仅是改善现有生活条件，更能享受到教育、医疗等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。

改变部分贫困群众“蹲在墙根等小康”的现象，首先要完善政策设计，杜绝单纯“给钱给物”的养懒汉措施，鼓励贫困群众通过自我奋斗改变生活。其次，通过树立典型，利用涌现出的大量脱贫攻坚带头人的事迹感染贫困群众。再次，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，通过熟人社会约束“不劳动”“占便宜”等行为。

记者：加强教育培训是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。当前一些地区存在形式单一、内容滞后的问题，如何提升教育培训的效果？

黄承伟：扶贫要与扶志、扶智相结合。当前，各地积极采取各项措施，加强对贫困群众的宣传教育，比如一些地方采取讲习所、道德讲堂、电视夜校等形式，较好地解决了教育培训的场地、师资和资金等问题。下一步应该精准对接贫困群众需求，在培训手段、内容上进行创新。

摸清贫困群众需求，让他们学到真正想学的。驻村工作队、第一书记等可走村入户，深入调研，建立贫困群众培训需求清单，并以此为依据科学设定培训课程。

在培训方式上，从单纯课堂授课变为现场体验、跨区域交流等。鼓励中西部贫困群众到东部发达地区开眼界、取真经。对有意愿、有能力成为带头人的，可配备行业导师，提供长期跟踪指导。

在培训内容上，从单纯理论宣讲变为案例宣讲。选择身边鲜活的成功案例，供贫困群众学习。特别是要发挥带头人的示范作用，用他们的奋斗故事，感染贫困群众，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。

